

I206.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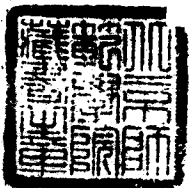
# 杜甫評傳

上 卷

陈貽焮 著



20885572



上海古籍出版社

885572

**杜 甫 评 传**

上 卷

陈貽焮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25 插页 1 字数 400,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

统一书号: 10186·340 定价: (七)1.90元



杜 甫 像

馮五年少府不栽樹子一首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盆一首

詩徐卿覓果栽一首 贈別何邕一首

贈別鄭鍊赴襄陽一首 重贈鄭絕句一首

杜工部集卷第十一

近體詩一百二十五首 此下左 成都作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

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介甫云映階隔葉一聯非三顧頻繁

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 一作身先死長使

## 序

一新将出版其《杜甫评传》上卷，命我作序。我与一新共事，朝夕相处近三十年；每纵谈唐音，追慕李杜。今一新成此巨帙，雅意相属，岂可不为一言？可是我又并不善于作序，便只好谈谈家常，这也是在向一新学习。一新为文，如行云流水，莫逆于心；其于杜甫，爱之既深，便倍感亲切，如话家常。此百万长篇之所以若断若续而一气呵成也。上卷至“天地终无情”而暂作一结，这正是杜甫精神上接受最强烈震动的时刻；值此波涛汹涌之起伏，居此诗情激荡的高峰；我知其下卷必将欲罢不能，一泻千里矣。

人之相与，必有所同好；而人之秉性，又往往各有不同。《评传》之作，盖脱胎于诗话而取意于章回。一新早年即好写小说，下笔自然繁富；我则好写诗，习于简约。一新之所能乃正我之所不能。人固不能全能，然亦深为羨之也。

往岁尝与一新谈及唐代漫游之风，一新因作《孟浩然事迹考辨》，于孟浩然的漫游踪迹与交游多所发明，于评传的兴趣盖早有夙愿耳。这次作《杜甫评传》，每成一章，便乘兴来谈。我们都属于盛唐派，杜甫虽亲身经历天宝乱后的一些年月，而其安身立命之处，沉郁顿挫之际，实又孕育植根于盛唐时代；这正是上卷中精神之所在。我乃得以先睹为快，因聊作解人，并以为记。

林 庚

一九八一年八月廿日

## 序

陈贻焮同志是我的师兄。他的年岁比我大，一九五三年我们一起在北京大学听林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的文学史，那时他已是林先生的助教，我还是学生。因此，我对他一直是以师友对待的。贻焮同志在唐代诗歌的研究上所下的工夫很深。这些年来，他全面研究了王维和孟浩然的诗，探索了他们的生平；又论述了李颀、岑参的边塞诗，并对李白思想的某些重要方面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又进而对李贺、李商隐进行研究，并对中晚唐的诗歌流派作了概括的论述，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些新看法。在五十年代中期，他研究的重点是六朝文学，那时他所写的关于陶渊明、鲍照的文章，无论从资料搜讨和思想阐发来说，到现在仍有其价值。不难想见，在这样扎实广博的基础上，他集中对杜甫进行研究，并且写出了有好几十万字的《杜甫评传》，对他来说，是他学术研究进程中的一个新的进展，而对读者来说，则是获得了一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而写成的内容丰富的专著。

对杜甫的研究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在杜甫诗歌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杜甫出生的前后几年，似乎就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开始。杜甫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在这之前四年，中宗景龙二年（七〇八），杜审言卒。再过两年，睿宗景云元年（七一〇），上官婉儿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宋

之间被流放到岭外钦州，先天元年死于贬所。沈佺期死于开元元年（七一三）；同年，李峤随他的儿子赴虔州刺史任，大约过一二年死去。这样，武、韦时期的诗人就此在文坛上消逝。就在这同一时期，景云二年（七一一），张说入居相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张说是开元时期转变文风的重要人物，从这时开始，他以宰相之尊，吸引一些文士于其周围，因而使开元时期的文风与前一时期有显著的不同。就在这一年，王翰登进士第，第二年，王湾登进士第。王湾在这前后所写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句，张说居相位时手题于政事堂，“令为楷式”，这风格壮美而又富于展望的诗句，一扫武、韦时期绮丽不振的诗风，使人耳目一新，预示着盛唐诗歌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从先天元年起，象贾曾、贺知章、张九龄等都先后步入仕途。到开元四年（七一一），富有才艺的早熟的王维，以十八岁的青少年诗人写出了长篇歌行《洛阳女儿行》，标志着诗歌史上的“唐音”已正式开始。对唐诗研究者来说，研究这一转变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该是多么有吸引力。应该说，这是一片有待于开垦和收获的肥沃的土地。

盛唐诗歌的另一转变时期是天宝年间。这时社会繁荣富庶似乎已达到了它的顶点，上层统治阶级、阶层的相互勾结、杀戮、争夺权力、掠取财物，以及种种腐朽现象，正以长安为中心，日益发展。社会矛盾已到达了饱和点，安史之乱正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也是杜甫诗歌风格逐步形成的时期。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高适、岑参正来往于西北的烽火边塞；王维已满足于他取得的社会地位和文艺成就，定居在长安郊区的美丽别墅写他的田园诗；李颀、王昌龄等人忙碌于做他们的地方官，不时发出不平之鸣；大诗人李白正继续在南北各地游历……。杜甫则正在长安这一政治斗争的中心，锤炼他的诗风。贻厥同志在《评传》上卷中，叙述杜甫居住长安时期多方面的生活，仿佛把我们引进了当时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个

人觉得，这是上卷的重心，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评传》的作者没有把杜甫简单化，既没有象封建社会某些士大夫那样把他看成一饭不忘君的诗圣，也不象以前有一时期把杜甫贬成一钱不值的地主老财。他只是如实地根据杜甫本人的作品，把受多种社会条件约束的杜甫介绍给读者；但正因为如此，使我们感到杜诗之与众不同的地方，杜甫之所以伟大。《评传》的这些叙述，不但使我们认识了杜甫，还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这样庞大的封建帝国是怎样一步步衰弱下去，帮助我们具体认识那时的唐代社会。

杜甫研究之另一困难，不象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料太多。从宋朝以来，杜诗注家之多，是别的诗人所难以比拟的。当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不少是陈言滥调，或谬论妄说。今天，我们研究杜甫和他的诗歌，就得冲过这重重的评注家的包围圈，吸收其合理的一部分，摒弃其无价值的地方。贻厥同志的这部《评传》，也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一困难的。《评传》主要采集了清代几个注家的说法，那就是钱谦益的《杜诗笺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以及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这几部书在许多种杜诗评注本中是有特色的。《评传》引用了它们的某些说法，并站在今天的高度，结合杜甫的身世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对这些意见作了剖析。这里可以看出《评传》作者的眼力。

这里还应当特别指明的，是《评传》写法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力图作到雅俗共赏。书中既有材料的繁富征引，又有对杜诗作行云流水般的讲解。书中往往在一些较为专门性的论述以后，就接着以亲切的笔调向读者介绍杜甫的生活，他的朋友，他的诗歌艺术手法的特点，犹如冬夜围炉听一老友在谈论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宋人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中的一段记载：

吴门下居厚喜论杜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



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下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

这是一则很有趣味的记载。古往今来，象叶涛那样怕说杜诗的情况恐怕也是不少的。但人们还是爱读杜诗，爱谈杜诗，这除了杜诗本身具有吸引力以外，也因为杜诗研究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贻焮同志的这部《评传》，一定会以其雅俗共赏的特点来吸引读者，从而在杜诗研究中据有一定的地位。

别林斯基曾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从对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诗也可以说是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的生活的“百科全书”。试想，如果不去读读杜甫的《赴奉先咏怀》，历史学家要想写天宝末期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他们的笔将是多么的枯涩乏味！如果没有“三吏”、“三别”，九节度相州之溃后唐朝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当时中原人民所受的战乱之苦，我们今天的认识将会多么地一般和平淡！杜甫的杰出贡献，即在于他凡所到之处，就把生活本有的丰富多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绘出来。我们现在在《评传》的上卷中，随着贻焮同志的笔触，看到杜甫如何生活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如何在多方面的教养下渡过童年，又看到在开元盛世中杜甫的几次南北壮游，然后又看到杜甫进入纷繁的长安城，最后，看到杜甫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用他的一枝笔写出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在这以后，杜甫的行踪更扩大了，我们将在《杜甫评传》的下卷中，看到杜甫在秦州时所写的特异的山川风物，杜甫在成都的定居以及他笔下的蜀中名胜，他的江陵的栖息，潇湘之游与漂泊一生的结局。这将是一轴长的画卷，我们等待着后一部分早日舒展在读者的眼前。

傅璇琮

一九八一年十月

## 作者自识

拙著《杜甫评传》上卷，从一九七九年三月中旬写起，到一九八一年五月底脱稿，为时两载有余。

多少年来，我就有了想为杜甫写评传的念头。苦于学浅才疏，总不敢贸然从事。转思光阴荏苒，马齿徒增，若一再蹉跎，有负初衷，何以自释？即“因顽慕勇”，知难而进。个中苦况，可想而知了。

去年二月初，我写了首长歌，以序代题说：“黑兄惠书为红学刊物约稿，嗟予入春以来，为《杜甫评传》撰写之事所苦，不暇作芹溪之游，访神瑛，寻绛草，参妙谛也。无以报命，戏赋此聊以解嘲。黑兄六月将赴美参加国际红学讨论会，并及之。”诗说：“近被杜诗恼不彻，悔攀高驾作遨游。少陵二十青鞋布袜适吴越，我过五十夹镜载笔陟降藏书楼。典籍浩瀚如烟海，千年泥爪隐约实难求。譬如才在江宁赞赏虎头金粟影，欷然东下姑苏吊古阖闾丘。神龙见首不见尾，顾此失彼费冥搜。伏案一载草就廿万字，犹未写尽蹭蹬京华寄食愁。估量仅得三之一，不觉掩卷抚膺长叹垂白头。正尔久违青埂峰下石兄面，未蒙点化焉敢信口说《红楼》？闻君六月飞美洲，身预红学盛会晤朋俦。归来海阔天空话闻见，令我胸襟大快顿忘古人忧。”如此云云，非尽戏言，亦为实录；这真是赶鸭子上架，自作自受了。当时“草就廿万字”，便自诩已“得三之一”。今上卷止于杜甫弃官离华州，即达四十万字。此后时事虽可稍略，而诗作却不少，下卷字数至少不下此数。任务仍然艰巨，岂可懈怠？其实，为杜甫写评传，并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即使勉强完篇，错误定然很

多,万望专家和读者赐教。

深深感谢林庚先生和傅璇琮同志为本书作序。他们的过奖,我只能看作是对我的鞭策。

在写作过程中,一再得到夏承焘先生、唐圭璋先生、傅庚生先生,以及诸位师友来信或当面的鼓励和督促,深为感谢。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们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而有力的帮助。

感谢李庆粤同志利用业余时间誊清了几乎全部的书稿,花费了不少精力。

陈贻焮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夜于镜春园

# 目 录

林庚序	1
傅璇琮序	2
作者自识	6
第一章 “未坠素业”的家世	1
一、远祖的功业	1
二、祖父的文学	7
三、几个奇特的亲族中人	16
第二章 童年琐事	22
一、杜母小议	22
二、绮丽的童年回忆	24
三、凤凰——诗人的“图腾”	28
四、“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31
第三章 壮游	35
一、“太平盛世”和“太平天子”	35
二、盛唐漫游之风盛行	40
三、首游郾瑕和吴越之行	42
四、“忤下考功第”和“放荡齐赵间”	54
五、归筑陆浑庄	62
六、“二年客东都”	66
第四章 续壮游	74
一、“心雄万夫”的奇人	74

二、“亦有梁宋游”	83
三、“方期拾瑶草”	93
四、“坡陀青州血”	97
五、“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	104
<b>第五章 “应诏”前后</b>	<b>115</b>
一、一个“口蜜腹剑”的宰相	115
二、一次“野无遗贤”的考试	118
三、初来长安时的交游	123
四、“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129
<b>第六章 旅食京华</b>	<b>144</b>
一、“汉皇重色思倾国”	144
二、缘椒房而至相位的杨国忠	150
三、徬徨的“白鸥”	155
四、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	168
五、“才士汲引难”	182
六、“宰府且逍遥”	188
<b>第七章 续旅食京华</b>	<b>203</b>
一、两游何园	203
二、几首陪宴诗	216
三、游洪陂 登大雁塔	222
四、移居下杜 寄寓奉先	234
五、“马萧萧”	249
六、“杨花雪落覆白蘋”	262
七、“忧端齐终南”	266
<b>第八章 惊变与陷贼</b>	<b>284</b>
一、乱唐的“轧萃山”	284
二、最早的一组纪乱诗	293
三、“血污游魂归不得”	301
四、奉先·白水·鄜州	303
五、“日夜更望官军至”	318

六、“祸转亡胡岁”	325
七、“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328
八、在相濡以沫的日子里	341
<b>第九章 长安遁复还</b>	<b>354</b>
一、喜达行在	354
二、廷净忤旨	361
三、北征途中	368
四、“生还偶然遂”	379
五、与《五百字》媲美名篇	387
六、闻捷与返京	399
<b>第十章 天上人间</b>	<b>413</b>
一、如此“中兴主”	413
二、“几回青琐点朝班”	425
三、“去住损春心”	433
四、“近侍归京邑”	443
五、马和鹰的变化	453
六、怀人忆旧之什及其它	458
七、东都之行	468
八、“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479
九、“天地终无情”	485

## 第一章 “未坠素业”的家世

### 一、远祖的功业

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生于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sup>①</sup>。杜家祖籍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所以他每以“杜陵布衣”自称。他后曾一度家居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称“少陵野老”。其实他这一族从十世祖杜逊随晋室南渡，早已徙居襄阳。他曾祖杜依艺终巩县令，遂世居巩县。

杜甫的十三世祖是晋代的名将当阳侯杜预。杜氏家族，从杜预以来，自晋至唐，历代有人作官。从现存资料看，南北朝以前几代作的官较大，有作左丞、侍郎的，一般也多是太守、刺史；入隋以后，作的官较小，多县令、县尉、员外郎之类（如杜甫的父亲杜闲即曾为兖州司马、奉天令）。这是一个有悠久传统、但日趋衰落的封建官僚世族。所以杜甫在《进鹏赋表》中慨叹道：“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这样的世家，对杜甫的思想不会没有影响。他说：“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又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进鹏赋表》）他不仅为其祖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更为其世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而自豪。虽说他家世代“未坠素业”，暗地里却在担心快“坠”了。那末怎样才能继承“素业”呢？这可从他所说“奉儒守官”的话中找到答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当然是高标准的“守官”了。“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当然是最实质性

的“奉儒”了。他以“奉儒”、“守官”并举，且置“奉儒”于“守官”之前，这意味着他重“守官”，尤重“奉儒”，也就是说要通过作官来推行儒家之道。他一心一意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后来理想落空了，自哂“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仍望友人能实现他所不能实现的愿望，竭尽全力，事君行道：“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临危莫爱身”（《奉赠严公入朝》）。他这样说也是这样作的。他后任左拾遗，因忠于职守，上疏营救房琯罢相，竟触怒肃宗几乎获罪，就是明证。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他之所以要“守官”，确乎是为了“奉儒”行道。《论语·先进》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万章下》说：“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孔、孟都主张作官要行道。杜甫讲“奉儒守官”，说这显然是接受了儒家关于仕进的主张，那是一点儿也不错的。但须指出的是：这不仅是一般的来自书本的思想影响，而且是他自幼从家庭教育有关其祖先“功德”的夸大颂扬中得到的认识，这就无怪他将“奉儒守官”看成他家仕进的传统准则，他也要身体力行了。在盛唐诗人中，杜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似应从他的家世和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中去找。

杜甫固然为他家有“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传统而自豪（甚至给皇帝献赋时也津津乐道），但最使他景慕、对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影响最大的却是杜预。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杜甫漫游齐鲁之后归洛阳，筑陆浑庄于偃师县西二十五里的首阳山下。其地有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这年寒食日，他为文祭杜预说：“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当阳君文》）<sup>②</sup>杜甫在这里明白表示他“筑室首阳之下”是为了“不敢忘本，不敢违仁”。杜预是杜氏家族最有名的远祖，说“不敢忘本”是指不忘这个远祖，这也讲得通（也的确有这意思），但与“不敢违仁”联系起来考虑，终嫌不很贴切。为了领会作者的本意，不妨先看看前面的文字。这篇祭



文的主要内容是颂扬杜预的“功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侵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杜预精通战略，平吴有功，有民谣称赞他，“以计代战一当万。”后来又对开发江汉沅湘一带作出贡献，所以南方又有歌夸奖他：“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他博学多才，懂得经济、政治、法律、天文、算学、工程各种学问，又以武功、政事、学术著名，世号“杜武库”。更有甚者，他还被人荒唐地加以神化，说是什么蛇精转生（祭文中“应乎虬精”一语即指此）。祭文简短，却概括了上述杜预一生的“功德”。所有这一切，在杜甫看来，无疑是儒家“仁义礼智信”最完美的体现。那末，他家世代能“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其本源，毋庸置疑，是来自杜预了。——这样理解“不敢忘本，不敢违仁”，似更接近作者本意。

杜预是杜甫心目中最理想的“奉儒守官”的楷模。杜甫筑室于其墓前，寒食祭奠，缅怀祖德，这岂止是一般的上坟扫墓！这是借祭扫在表“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的决心，在勉励自己要“克绍箕裘”，建功立业。论及杜甫的大志，每举“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诸句为证，总觉空泛迂腐，头巾气太重，无非是儒生大而无当的梦想。杜甫的大志没能实现，当时已“取笑同学翁”，自己也深感“许身一何愚”，这大志确乎有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一面，也可从而看出他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但是，我们也要“不以成败论英雄”，综览他一生言行、出处，他也并不是个书呆子。尽管他“窃比稷与契”，其实心中最仰慕、最想效法的还是他的远祖杜预。杜预离杜甫虽然也有四百多年，但较之传说中的古圣贤“稷与契”，无论人和事，都具体得多，也便于学习得多。杜预及其事业，诸如博学多才、兴修水利、开发南方等等，今天看来，也多少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末杜甫取法于他，激发起自己的大志，这大志哪怕再朦胧、再空洞、再富于儒生幻想，也总该有一些带进步因